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第四章



阿维尼翁城 ~ 1347年5月

午后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雨水气息;西方的天空一片漆黑。

红衣主教莱恩从英国抵达阿维尼翁,乘坐戒备森严的马车,气势汹汹地闯入马洛城堡的庭院。人群迈步扬起的尘土,随即被卷起的滚滚尘云吞没,尘云在逼近的人群面前聚集。

暴风雨来临。当马车接近入口时,利安向前坐了下来,从车窗向外望去,发现他的一些先头部队成员茫然地四处游荡。

莱恩的护卫队长催马前进,同时斥责着衣衫褴褛的卫兵:“立正!立正!”无人理会他的命令。队长勒住马,抓住最近的一个卫兵。“士官!这是怎么回事?立刻解释清楚!”

“现在就回答我!”中士迷迷糊糊地抬起头,仿佛喝醉了一般 眼神空洞,嘴巴也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够了,别再演这荒唐的戏了!”红衣主教怒吼道。莱恩猛地跳下马车,一只手扶着宽边帽,不时地将帽檐向外倾斜,抵御着风。

队长和另外三名护卫加入了红衣主教和利安一行人的队伍,进入了城堡。楼上,随着他们靠近红衣主教巴西利斯特的寝宫,一阵持续的嗡嗡声越来越大。他们冲进房间,顿时僵住了。几个人呻吟着,别过脸去。利安红衣主教掏出手帕捂住口鼻,一名卫兵跑到敞开的窗户边呕吐起来。

在利恩面前,一具黑色肿胀的巴西利斯特僵硬地躺在床上,脸上爬满了黄蜂。这些昆虫从敞开的窗户来回穿梭,拖着蛆虫从他空洞的脑袋里爬出来。死去的红衣主教也同样痛苦,他僵硬地躺着,散发着腐臭的气息,眼睛干涸在地板上,像两枚肮脏的硬币。利恩望向窗外,远处树梢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倾斜摇曳。然后,他又将注意力转回到房间里闷热、停滞、令人窒息的空气中,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薰衣草香和陈年人类粪便的气味。几只嗡嗡作响的昆虫在他身上搜寻,盘旋在他头顶周围,像一个嗡嗡作响的光环。

然而,利恩并非沉迷于这些细节之人。他更加仔细地审视着公寓里的物件,目光最终落在桌上的一张羊皮纸上。他走上前去,仔细端详起来。利恩拿起那张写着红衣主教遗言的羊皮纸,那是写给他的。不久之后,一行人匆匆离开城堡,如同他们来时一样匆忙。利恩一边走一边浏览着那封信。“伪经!快点!”他一边低声咆哮着,一边钻进马车。“立刻上马!”队长一边跃上马鞍,一边向卫兵们吼道。

男人们急忙奔向各自的马匹。队长策马冲向队伍的最前面。马车猛地一震,向前疾驰。利安强迫自己移开目光,不禁打了个寒颤。他率领着二十四名士兵,策马向西,越过罗讷河大桥,远离阿维尼翁,朝着《伪经》的方向,朝着吞噬地平线的巨大雷云的方向疾驰而去。然而,利安的注意力却完全集中在他对《伪经》会议的重大责任上,以及对教皇克莱门特一无所知的会议事宜。

随着枢机主教沙勿略和巴西利斯特的遇害,利安成为最后一位在世的高级议员;近五个世纪以来,议会一直秘而不宣的一切如今都落在了他的肩上。尽管教会法规定基督的代表——即在位教宗是议会中地位最高的成员,但利安深知,即便并非完全不可能,直接与克莱门特接触也绝非易事。此前,克莱门特身为枢机主教时,曾强烈反对任何在他看来会加强伪经会议地位的提议。克莱门特一直以来

他认为,教宗会议削弱了枢机主教团的权威。利安并不指望克莱门特在成为教宗后会改变立场。尽管如此,他决心要亲自觐见克莱门特,即使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他准备采取一项在伪经会议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措来为这种不服从的行为辩护。将伪经档案中的证据取出,亲自呈交给克莱门特。

利安和克莱门特性格截然相反,两人水火不容。他们彼此心知肚明。利安寡言少语,谦逊、谨慎而真诚。克莱门特则粗鲁急躁,沉迷于奢华的社交生活;作为教皇,他的举止更像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君主,而非一位严谨的上帝使者。他们之间的谈话总是正式、简短,而且大多平淡无奇。在四年间……

自克莱门特登基以来,枢机主教巴西利斯特曾多次就伪经事宜觐见教宗。但每次都被拒绝,理由是克莱门特有其他更为紧迫的事务需要立即处理,例如新宫殿的建造、国事、财政和税收。即使在枢机主教巴西利斯特去世后,克莱门特也未任命新的上议院成员,他的不作为导致这个曾经权势滔天的机构日渐衰落。

这种衰落几乎可以肯定是他故意疏忽的结果。然而,利安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强迫克莱门特履行职责,提醒他对古老的伪经委员会的责任。

这座会议厅建于1334年,由教皇本笃十二世下令建造。尽管他曾表示希望将教廷迁回罗马,但他还是将所有教皇档案从梵蒂冈转移到了这座位于法国的新堡垒。这座如同坟墓般的建筑坐落在罗讷河谷广袤潮湿的河谷中,三面环绕着陡峭的峡谷,峡谷中生长着茂密的次生林和荆棘丛。东面,阿维尼翁的城墙高耸于河谷之上;而西面,这座城市的辉煌逐渐消逝,随之而来的还有它那令人作呕的气味。

不到一个小时,那辆戒备森严、带有罗马教会印章的马车,便艰难地沿着一条陡峭崎岖的小路向上行驶,路两旁是高大的常绿树木。树后高耸的石砌城垛,与远处的天空一样漆黑一片。天空变得像漂浮的灰烬般浓重;风向逆转,转为冰冷。闪电划破夜空,雷声隆隆。突然间,大雨倾盆而下。利恩的随从艰难地沿着泥泞狭窄的道路向上攀登,几个下马的卫兵浑身沾满泥浆,挤在马车后部,齐心协力地催促着它前进。

向前走。他们费力地把它从水坑里拖出来;一步一步,一寸一寸地往前走。闪电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勾勒出《伪经》那始终萦绕不去的轮廓。

这座气势恢宏的石砌堡垒外墙没有一扇窗户。它唯一的入口日夜都有议会卫兵把守,这些卫兵都是由上议院精心挑选的,他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忠心耿耿。即使是菲利普国王皇家卫队的严苛礼仪,与之相比也显得逊色。在这戒备森严的城墙之内,藏有鲜为人知的经文——从完整的《以诺书》、《禧年书》、《巨人传》、《所罗门书》等经卷,到用千年未曾闻的语言写成的古老卷轴;从早已被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文物,到详细记载大洪水之后岁月的亚述陶筒(这些陶筒是从犹太圣殿中缴获的)。

在最早的十字军东征中,《伪经》的内容包含了教会所有现存的秘密,并且教会严加保密。

利恩在四部伪经中寻找素材——这些经文红衣主教几乎烂熟于心。尽管从伪经中摘取任何内容都违背了他的良知,但他却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完成摆在眼前的任务:让克莱门特相信那些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敢相信的真理。

四卷书卷中的第一卷是《雕像图》,也是其中最大的一卷。它详细描述了议会修道院及其两块门石,并记载了它们的历史。第一块门石于公元876年,即君士坦丁堡统治时期出土。

教宗若望八世时期。该遗址位于意大利教宗国翁布里亚山区,也是古代萨姆尼特人聚居地的所在地。第二块门石于公元877年,在教宗斯德望六世时期被发现。

在法国奥弗涅省,这块巨石矗立在卢瓦尔河南岸的一座石山上。

第二本书是《议会公告集》,其中列出了议会的历史成员名单,包括所有曾在上议院和下议院任职的教皇和议员,以及议会的章程。

第三项约束是教宗本笃十二世于1336年颁布的《宗教改革排除条款》。这些条款是对教宗诏书《救赎主之歌》(Redemptor Noster)的教会法修正案或排除性条款。它允许大公会议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其下属的两座修道院。

认为合适。

利恩寻找的第四份也是最后一份文献是纳拉姆辛译本。上议院也称之为“盖特斯通占卜”。这些装订脆弱的纸页可以追溯到三个世纪前,它们以一位名叫纳拉姆辛的修道院抄写员的名字命名。纳拉姆辛是一位已故的加迪安教士,他凭借其虔诚的奉献和无私的信仰,独自一人破译了法国巨石上的铭文。这些译本是用拉丁文翻译的,对应刻在法国石碑上的奇异语言。由于意大利石碑上的铭文与法国石碑上的铭文完全相同,因此纳拉姆辛的译本也同时作为位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两块盖特斯通的译本。

利安知道,这四部文本中的任何一部都可能唤醒懵懂的教皇,让他意识到眼前的真正危险,但只有四部文本全部出自利安之手,才能使他臣服于利安,从而臣服于他。

《伪经》的控制权。如果议会想要存续,就必须让他看到这一点。利安的马车停了下来,他从车门向外望去,只见瓢泼大雨中,几个身影排成两列,守卫着两扇巨大的铁门。那是《伪经》的入口。

在《伪经》内部及其大门之外,墙上的火炬照亮了走廊入口处一排戒备森严的二十名卫兵。门的另一侧,长矛柄猛烈地敲击着大门,随后传来一声闷闷的命令:“奉伪经委员会枢机主教利安阁下的命令,开门!”

两名卫兵卸下铁栏杆,费力地打开了大门。红衣主教利恩

他的队长匆匆穿过,浑身湿透,显然是被大雨淋透的。卫兵们向他们鞠躬致意。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利安和队长脚步不停,消失在昏暗的大厅里,水滴从他们身上滴落在石板上,在石板上留下一道痕迹,倒映着走廊里火把摇曳的火焰。

当利恩转过一个拐角,走到走廊尽头时,六名守卫突然现身。他们站在一扇高大华丽的大门前,门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镶嵌着闪闪发光的金属片和珍贵的宝石。

拱顶石上方刻着希腊字母“APOCRYPHOS”(伪经)一词。门卫上一步,举起手,掌心向外。“站住!”他身后的卫兵也举起武器,沉重的铁甲碰撞声响彻大厅。利恩在门卫面前停下,门卫继续说道:“说明”

利恩迅速地挥开手。“我没时间!”他向前倾身,拢起手掌,在士官耳边低语了通行证词。

士兵转身,跺了跺脚,对门口的守卫说:“让开,让枢机主教利安阁下!”

卫兵们匆匆分开,中士将一把硕大的黄铜钥匙插入锁孔。他们用肩膀紧紧抵住高耸大门洁白的木板,大门缓缓打开。

门发出呻吟声,缓缓打开。利恩接过一名守卫递来的火把,弯腰钻过门口新开辟出的缝隙。身后,厚重的门砰地一声关上,发出沉闷的回响。回声渐渐消失,寂静将他包围。在静谧之中。

黑暗笼罩着一切。只有他自己的呼吸声和火炬火焰持续燃烧的声音打破了寂静。

利恩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黑暗,点燃了一排墙上的火炬。随着红衣主教驱散黑暗,巨大的房间逐渐显现出来。

无数的书柜沿着墙壁排列。一排排的书柜纵横交错地贯穿整个楼层,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手稿、卷轴和刻有铭文的泥筒。所有这些都是圣座的秘密。利恩把火炬固定在一个空荡荡的架子上。

手电筒支架固定在书架侧面。一张宽敞的阅读桌在他面前灯火通明。他搬起桌子旁几张木凳中的一张,匆匆跑下书架。

货架上有很多排。他转过一个弯,顿时僵住了;一股寒意和恐惧涌上心头。再往前走几码,他面前已经摆着一个踏脚凳。他扔下手里的凳子,跑向另一个踏脚凳。

利恩爬上新凳子,开始在货架上搜寻,急切地扫视着前方。

找到了《雕像体格》。他叹了口气,仿佛又恢复了些许力气,取回那本厚重的书,匆匆走到阅览桌旁。他刚把书放在桌上,坐下,翻开封面,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书页不见了。

“不!”他一边翻着书页一边倒吸一口凉气,手捂着嘴,双眼瞪得老大,闪烁着惊愕和恐惧交织的光芒。将近一半的书页都没了,被撕掉了。“不!不!不!”他猛地从桌边跳起来,冲向紧闭的房门。

“立刻开门!”利安喊道,一拳砸在门上。钥匙咔哒一声插进锁孔,他猛地推开沉重的门,一股新的力量涌上心头。

“谁动过档案馆?”利恩尖叫道。

中士结结巴巴地说:“你们,嗯,只有枢机主教团的成员才能进入。”

利恩凑近他的脸,低吼道:“我是议会的最后一人。最后一人!没有其他人了!”

“马松枢机主教的情况如何?”士兵问道。

莱恩猛地向后一仰,脸色瞬间扭曲得可怕。“马森?根本没有这位红衣主教。”

“他 这个马松知道通行证的经文,阁下!我的命令是允许”

“钥匙,给我!”利安打断道。士兵照做了。利安把钥匙塞进长袍里。“我知道你的命令,卫兵!”利安定了定神。

“告诉我,他长什么样?他穿得像”利安指了指自己猩红色的长袍“像个红衣主教吗?”

“是的,阁下。他自称是新当选的议员,声称奉教皇之命前来查阅某些教规记录。而且他跟您很熟。”

“警官,我此行研读伪经的目的是为了告知教皇他对伪经的义务。他怎能就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下达命令呢?”

“殿下,我的命令是”

“我的天哪,”莉安喃喃道,颤抖的手指让她心不在焉,目光四处游移。

他环顾四周,然后又和警官对视了一眼,问道:“这位马松枢机主教长什么样?”

“他自视甚高 举手投足都像个红衣主教。你个子高 金发 皮肤白皙 啊 一只眼睛是棕色的,另一只眼睛是白色的!”士兵指着自己的左眼说,“这只眼睛是瞎的。”

他脸色阴沉,咬紧牙关。只有一位红衣主教拥有这样的眼神。

“该死的,”利恩心想。布拉西 肯定是学院指使他干的。

“和他一起来的 护卫吗?”利恩质问一脸茫然的警官。

“他是独自一人来的,阁下 骑着他自己的坐骑。”

“他一个人?”利恩大声哼了一声。“警官,我带着几十个卫兵和一辆装甲马车。你不觉得一个红衣主教独自一人出宫出城很奇怪吗?而且还骑着马?”

“殿下,每次他来,这个马松 我是说这个人 都低声跟我说着和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的话。否则,我不会让他进来的。我的命令是”

“我知道你的命令!”利恩怒吼道,“你每次都说他来 中士,你到底开了多少次门?你到底给这个入侵者开了多少次门?”

“最近几天来了很多次,”警官低声说道。“我预计他明天还会来;

大人,我是否应该将他拘留?

利安知道,如果克莱门特不知道伪经,逮捕布拉西只会激怒他,加剧本已脆弱的局势。

“不,警长,”利恩平静地回答道,“只需拒绝他接触伪经,不要逮捕他。新议会将决定如何处置他。”随后,他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你曾向任何人复述过通行证吗?”

“我,阁下?我没有。我奉命不得这样做。”

“从不?哪怕对自己也一样?”

“绝不可能,阁下。”

那人守着这扇门将近二十年了。利恩几乎对他毫不怀疑。然后,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看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一扇门打开了。

真相大白,他一眼就看穿了。枢机主教巴西利斯特遭受酷刑逼供,供出了通灵经文;这无疑将布拉西与巴西利斯特的谋杀案联系起来。

“你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在我们修改这段经文之前,我……”

离开。除了我,谁也不能踏入档案馆的门槛。你把我带走吗?

“的确如此,大人。我愿意。”中士连忙答应道。

“还有一件事:入侵者有没有带走任何东西 哪怕是一小片纸片?”

中士回答说:“第一天,他从档案馆里拿走了两本装订好的书,我坚持让他归还。我惹恼了他,但他还是照做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拿走过任何东西。我尽我所能地检查了他的长袍,但我不敢……”

“我命令搜查他的人身,因为他 我认他为枢机主教,”那人脱口而出。他双颊绯红,目光落在地上的石板上,低声说道:“就像我认您一样,阁下。”

莱恩皱了皱眉。“别再提这件事了。把门关上。”

“是的,阁下。”中士用力关上高大的门,利恩从法衣里抽出钥匙,从里面锁上了门。他回到阅览桌旁。

莱恩评估了损失,收集了布拉西可能从撕碎的书页中学到的东西。

他又翻阅了几页。

“该死!”利安捶打着缺失的那一页。他继续在书中翻找,却发现所有的纳拉姆辛译本都被删掉了。

“该死的!”他一拳砸在桌子上;怒火回荡在书架上、地板上,或许甚至能传到地心深处。莱恩会通过克莱门特确保布拉西保持沉默。

“嘎!嘎!”一声沙哑的叫声传来,“嘎!”受惊的利恩猛地抬起头去看。一只乌鸦扑扇着翅膀,栖息在书架顶上。利恩缓缓起身。“我的天哪”那只鸟猛地扑向利恩,直指他的眼睛。

红雀尖叫一声,踉跄后退。如同闪电一般,它那刺耳的黑色羽毛用闪亮的喙和爪子撕开了他的脸。血流满面,视线模糊,莱恩踉跄后退,撞到一个巨大的架子上,摔了下来。架子向后摇晃,乌鸦飞了起来。莱恩跪在地上,擦去眼中的血迹,发现那只鸟正平静地栖息在他最初看到它的架子顶端。他缓缓站起身来。

“嘎吱!”利恩回头一看,只见摇晃的书架向他倾倒过来。他伸出手臂,尖叫起来。书架和书页像雪崩一样倾泻而下。整座书架如同山崩般砸向他,连高个子都感受到了房间的震动。

门开了。原本架在书架侧面的火把掉落在书堆上,点燃了它们。然后一切都安静了下来。除了噼啪作响的火焰和被压在废墟下的红衣主教的闷哼声。突然,乌鸦的身影化作一团消散的烟雾,消失了。

“大人!”中士一边敲打着高大的大门,一边向他喊道。

利安躺在箱子底下,双腿骨折,肋骨断裂,被捆绑着。书籍和书架将他团团围住。烟雾从堆积如山的物品中缓缓升起。“老天爷啊!救救我!卫兵!”他喊道。

烟雾沿着地板滚滚而来,在门槛下聚集,熏到了中士的靴子周围。“拿来公羊!召集所有士兵!快!”中士朝部下吼道。士兵们四散奔逃。他猛烈地敲着门,“利恩枢机主教!开门!”

时间流逝,烟雾越来越浓。士兵们带着撞锤回来时,用力撞击着高大的大门,伴随着刺痛的水和哽咽的尖叫声。

一只红雀脚先着地燃烧。

~*~

命运眷顾了布拉西枢机主教。如果莱恩再多活一天,布拉西或许就会被指控谋杀。教皇将别无选择,只能对伪经展开彻底调查。而这项调查或许会……

揭露了枢密院保守的秘密,教皇肯定会任命一个新的上议院,即便布拉西早已葬身贫寒。然而,布拉西却奇迹般地一路畅通无阻。

在《伪经》被大火吞噬的第二天,教皇的侍卫长皮特罗上尉奉命调查这起事故。皮特罗带回了他的调查结果:利安枢机主教的死以及吞噬档案馆内容的熊熊大火纯属意外。此事就此搁置,教廷继续调查巴西利斯特的谋杀案,但并不着急。距离国王腓力二世访问教皇宫的时间不到两个月,宫廷里的人都在谈论政治。《伪经》及其秘密只能暂时搁置。毕竟,英国已经占领了法国的部分领土,根据目前的停战协议,腓力二世需要教皇克莱门特的帮助才能收复北方的失地。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布拉西有足够的时间仔细研究他偷来的唱片。其中,纳拉姆辛译本尤其引起了他的兴趣。

在 Château Rouge 的私密空间里,他反复阅读这篇引人入胜的文章。他敬畏地想,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我哥哥的幽灵所言不虚:这块巨石不仅有能力将爱德华驱逐出法国,还能将他以及所有人彻底摧毁。他和英格兰在一起。

布拉西走进教皇宫的回廊庭院时,已是午后不久。他看见朱林牵着两个侍童走过庭院。侍童肩上扛着一大块深蓝色布料,上面缀满了银色纽扣。

“朱林枢机主教!请您稍等片刻,”布拉西对着旁听席喊道。他走近时……朱林,另一位身穿红袍的枢机主教菲尔姆斯也走了过来。菲尔姆斯同样是宫廷总管,他的职责使他成为所有宫廷枢机主教中最不受欢迎的一位。他调查、记录并直接向教皇汇报所有宫廷事务。简而言之,菲尔姆斯是教皇的耳目,他的一言一行都像他早已是教皇的耳目一样。当选为下一任教皇。然而,事实上,他不过是一个自私自利、爱管闲事的人。身体。

“朱林,你知道图桑枢机主教的下落吗?”布拉西问道。菲尔姆斯打断道:“布拉西,你有没有在献给国王菲利普陛下的三个酒桶上做标记?”

“我昨天晚上去了,”布拉西简短地回答道,然后转过身对朱林重复道:“图桑在哪里?”

朱林回头瞥了一眼。“他刚才还跟着我们呢。或许吧。”

他 啊!他来了。”

图桑双臂支撑着,穿过回廊的拱门。

一块厚厚的折叠蓝色方块布。

菲尔姆斯把脸凑到红雀队球员中间,吸引布拉西的注意。“图森在吗?”

把国王陛下的酒瓶箱装满并做好标记?

朱林截获了这条问话。“他有。两天前。”

图桑气喘吁吁地走到众人跟前,脸色苍白。“朱林,你再站这么久,他们会把布掉下来弄脏的。”他厉声说道。朱林这才注意到三个面露痛苦之色的男仆,他们站着站着,脚步沉重,几乎站不稳。

“哎呀!别掉地上了!去宴会厅!”朱林厉声吩咐他的侍从。他转身向两位红衣主教打了个招呼。“布拉西;菲尔姆斯。”说完,他便飞快地离开了,侍从们紧随其后。

“我就在你身后,”图森在他身后喊道。他朝布拉西和菲尔姆斯点点头,显然准备赶紧追上朱林。菲尔姆斯走到他前面,双手背在身后,脚跟向后一晃。“教皇陛下让我确认一下瓶子箱是否已经打包并贴好标签,”他一本正经地说,用他那长长的鼻子居高临下地盯着图森。“我想应该是吧?”

“他们理应如此,”图桑反驳道。

布拉西不耐烦地哼了一声,“朱林不久前才承认图森已经准备好了酒瓶。”菲尔姆斯仰头眯着眼,仿佛从高处俯视着布拉西。“的确如此,但我只想听图森亲口说,而不是别人的。哦,对了,布拉西,你有没有在为陛下准备的酒桶旁安排守卫?”

“没必要,”布拉西挑了挑眉说道,“我告诉那些酒桶,如果它们胆敢逃出酒窖,我会亲自让它们醉死 所以,它们都同意不逃跑了。”他嘴角勾起一丝苦笑。

图桑强忍住笑意。

菲尔默斯眉头紧锁。“我就假装没听到红衣主教们的这些玩笑吧,”他冷冷地说。“布拉西,你或许忘了英法两国正在交战。”

“如果陛下中毒身亡,或许你将承担个人责任。”他转向图桑,继续说道:“侍卫长不在卫兵室里。”

你今天见过他吗?

布拉西打断道:“或许你已经发现我的酒桶无人看守,并已找到皮特罗船长安排人看守,是吗?如果是这样,那你问我是否安排了守卫就显得毫无意义了。”菲尔默斯气急败坏地辩解道;然而,布拉西不给他任何机会。“但你还是问了,或许是因为你打算……”

如何让教皇相信你抓到我犯下了严重的渎职罪行？

菲尔姆斯，这难道就是你的计划吗？为了给自己营造有利的形象。

你们这是在诋毁我，从而与圣座对抗吗？

菲尔姆斯引用《箴言》中的一句话反驳了这一指责：“愚妄人将心里所想的全都说出来；智慧人却将心里所想的留到以后再说。”

图桑通过回答菲尔默斯之前的问题，巧妙地化解了冲突。

“波因特伯爵已经抵达，目前在贵宾翼楼。我想您或许也能在那里找到皮特罗上尉，菲尔姆斯枢机主教。”

“当然，”菲尔姆斯同意道，急于用自己的话结束这场对话。他小心翼翼地 toward 图桑和布拉西点了点头。“图桑枢机主教；布拉西枢机主教。”

布拉西给了那人足够的空间来恢复一些平衡，然后对他喊道：“路过的人，如果插手与自己无关的纷争，就像揪住狗耳朵的人一样。”

菲尔姆斯明显地僵住了，仿佛把《箴言》中的一句话记在了心里，但他仍然继续往前走，好像没听到一样。

图森咬着嘴唇，努力掩饰住即将脱口而出的笑声。他凑近布拉西，低声说道：“皮特罗队长就在你身后。”他意味深长地朝庭院另一侧的拱门方向做了个手势。“就在最远处的那根柱子后面。他正在和一个卫兵说话。”

“啊，干得好，图森。”布拉西踱步走到柱子旁，发现皮特罗躲在柱子后面，便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皮特罗点点头，回应了布拉西的低语，然后厉声命令守卫，守卫转身匆匆朝大地窖的方向跑去。布拉西感激地拍了拍皮特罗的肩膀，然后回到图森身边。

“朋友，我们必须谈谈。有些事至关重要，我必须告诉你。”布拉西近乎恳求地说道。图森注意到对方近乎痴迷的眼神，以及他不安地绞着双手和急切的姿态。他越过布拉西的肩膀，望向前方。

“小子！快来！”一声厉声喝道。一个大耳朵的侍从男孩小心翼翼地走向身着猩红色长袍的红衣主教们。“陛下？”

“大人，小子，”图桑纠正道。“大人。你是朱林枢机主教的门徒之一，对吧？”

“是的，您的 是的，先生。”

“你的主人在宴会厅。”图桑把那块厚重的丝绸方巾递给衣衫褴褛的孩子。“现在把这块布带给他。告诉朱林枢机主教，图桑枢机主教马上就到。还有，侍从，你要是弄脏了这块布，就得负责。明白了吗？”

“是的，陛下。”

图桑叹了口气，把东西递了过去。“走吧，快走。”男孩匆匆离去。

把布拿走。图桑说道：“不是地窖。你派了卫兵进去 而且我在食品储藏室也安排了仆人。酒窖当然是私密的。”

“足够了。”布拉西回答道。他们一起离开了庭院。

两件红袍低声交谈着,走上粗糙的木楼梯,进入了酒窖。图桑环顾了六个房间,寻找仆人,然后示意布拉西进入瓶子仓库。他们穿过迷宫般的瓶子架,有的满满的,有的空的,直到……

他们走到房间后角。在这里,他们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因为他们能够发现有人走进来,而且远在入侵者听到他们低声交谈之前就能察觉到。

布拉西滔滔不绝地说了很久,而图桑的脸上则闪过各种复杂的情绪:震惊、怀疑、恐惧、厌恶,最后是彻底的难以置信。

“你怎么能指望我相信这么荒谬的事情?”布拉西说完后,他斩钉截铁地问道,“简直就像什么奇幻故事一样!”

布拉西为自己辩护道：“你见过我所说的两座修道院吗?它们都记载在教皇的税收记录中。你了解这次会议的目的吗?”

更重要的是,它的档案馆里究竟藏着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大公会议及其枢机主教们一直与教会选民保持距离吗?图桑,我看过伪经的记载。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理,在上帝和法国面前都是真理。他们守卫着地狱之门。

“所以,你是想让我相信,”图桑缓缓说道,“伪经委员会建造这些修道院是为了守护那些实际上是地狱之门的石头?”

我竟然相信,只要念出刻在石头上的这些铭文,就能打开地狱之门。而这些“门石”图桑的嘴唇在“门石”这个词上停留了片刻,仿佛它尝到了某种令人作呕的味道。“就能拯救整个法国?布拉西,你难道要因为我缺乏理智,就把我这个多年来备受教皇同僚尊敬的宫廷红衣主教拉来胡说八道吗?”他怒道,“就连傻子都很难相信你如此鲁莽的说法!”

“这是真的!我知道这可能很难理解,图桑 我发誓,这是真的。”

“很好。”图森抿紧嘴唇,表情严肃。“假设你说的是真的。同样假设,布拉西,你能找到办法潜入议会的任何一座修道院 并且找到这块守卫森严的石头,还能准确地念出打开地狱之门的咒语。”图森意味深长地看着布拉西。“即便如此,你又该如何说服地狱的恶魔呢?”

听命于你?当这些 撒旦的爪牙从这块石头里喷涌而出时,你该如何回应? “去吧,消灭英国人?”图桑发出了一声刺耳的、近乎尖叫的声音。

笑。“既然一只鸟从笼子里被放出来不会听从你的命令返回,那么这些精灵一旦获得自由,又怎能听从你的命令呢?再说,你又怎能仅凭言语就能打开或关闭一块石头呢?不,布拉西;你说话就像一个被俘虏的孩子,被奇幻的兴奋冲昏了头脑!”

“盖特斯通的意义远不止于打开和关闭它们,”布拉西反驳道。

“它们如同门,却既不开启也不关闭。灵体可以穿过它们。这些译文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如同圣经。正是通过这些文字,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人们才能从中召唤灵体 或将它们驱逐出去。”

图桑摇了摇头。“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释放了这些精灵之后,为什么它们非得听你使唤呢?”

“译文证实,人们可以从这些石门召唤精灵并驱使它们!”布拉西近乎疯狂地坚持着,一拳砸在瓶室厚实的木板墙上。“还有更多。不久前我做了一个神圣的梦。我的兄弟让·雅克,在克雷西被英国人杀害,来到我面前。他告诉我”

“够了,别再胡闹了!”图桑枢机主教脱口而出。“我被召去宴会厅。或许你可以召唤你兄弟的亡灵,还有这些 你的石魔。”

帮你?布拉西,当宗教裁判所指控你异端邪说时,我和朱林都不会站在你这边。哦,你放心,我会按照你的要求把你的荒唐故事告诉朱林 你也肯定,他会让你彻底疯掉。

“我也是。”图桑转过身去。

“不 等等。再等一会儿,”布拉西在他身后喊道。

图桑说话时没有停顿也没有转身。“我从未和你谈过这件事,如果你说我谈过 ”

“你想亲自看看那些唱片吗?”布拉西绕过酒架。“我有。”

图桑突然停下脚步,摸了摸下巴。如果真的有机会窥探到委员会长期以来如此严密守护的秘密,那么无论布拉西的说法多么荒谬,任何一位学院红衣主教都不会拒绝查阅委员会的记录。

“那就把这些记录拿出来给我看看。让我亲自验证,弄清真相。如果这些记录令人信服,我愿意听更多。如果不是,我会把记录还给你 条件是你别再用这种荒唐事来烦扰朱林和我。你必须忘记你曾经跟我们说过这件事。布拉西,你真的能做到吗?”

“没错,你已经拿到了。那么,你是否也拿到了你的承诺,那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保管好这些记录,并在你私下检查后将每一页都归还给我?”

“我不需要它们。我会全部归还 我的话就是真理。”

“好吧。”布拉西如释重负,几乎瘫软下来。一旦他的朋友们看到他所看到的,他或许就能找到盟友了。“等你发现我说的是真话时,我希望你能向我道歉。”

“这倒也管用,”图桑笑着说,但语气中带着一丝沉思。这个人疯了,真是荒唐可笑。然而,伪经的记载

“同意。”

“天一亮我就把档案拿给你,我会把它们带到地窖去。”布拉西说完便离开了。

图桑目送布拉西穿过庭院,在离开酒馆前稍作停留。

这个人或许已经把这种疯狂的想法告诉了其他人 图森确信,如果和这种人在一起,不出两周就会被送上宗教裁判所的刑架,那可就太不明智了。

第二天早上,布拉西按照约定在地下室等候。他把从《圣体圣事录》和其他一些装订本中撕下来的伪经书页交给图森

总共将近一百页。图森被深深吸引,读了一会儿,随即惊恐地意识到布拉西所言非虚。“全是真的,”他茫然地想,“全都是真的。”接下来的一整天,他都坐在书房里,一动不动,不吃不喝,那些古老的卷轴散落在他周围。夜幕降临,他踉跄着站起身,仿佛从噩梦的迷雾中挣扎着醒来。“全是真的,”他对着空荡荡的房间低语道。图森小心翼翼地收拾好书页,去找朱林枢机主教。

阿维尼翁城 ~ 教皇宫 ~ 1347年6月

教皇宫的枢密院大厅四周绘满了宗教场景壁画和教皇显贵的画像。华丽的厅堂上方高挂着佛兰德斯风格的挂毯。大厅在巍峨的城墙下绵延宽阔,地板如同海洋般在厚重的天花板横梁下舒展开来。拱形横梁……

屋顶形似倒置的船体,或许正是诺亚方舟航行时所需要的。大厅是宫殿的客房 一间接待来访贵宾的套房,适合任何场合。

国王。

卫兵和仆人进进出出大厅入口,卸下菲利普国王的行李。

行李。“让开！”门外传来一声怒吼。入口处顿时空了出来，手持戟的卫兵列队走进来，押着一位体态臃肿的红衣主教穿过大厅，来到会议厅的尽头。他们穿过入口，进入装饰华丽的宴会厅，却突然停了下来。

房间中央摆放着一张大餐桌。菲利普国王独自一人坐在餐桌旁一张高背椅上，享用着羊肉。他独自用餐。桌上摆满了金银餐具。他的身旁站着一位侍从，随时准备为他斟满酒杯。

一名卫兵用戟敲击地面，向大厅说道：“圣座朱林枢机主教请求觐见法国国王腓力陛下。”

“让他进来，”菲利普厉声说道，嘴里塞满了肉，咳嗽不止。卫兵们放朱林枢机主教继续前进，他们转身走出大厅。随后，两人退到一边，在入口内侧的站台上保持静止。朱林走到桌前，鞠躬道：“陛下。”

菲利普抬起头，漫不经心地擦了擦油腻的下巴，“枢机主教，你的厨房一如既往地能与我的媲美。服务更是无与伦比。朱林，你考虑过我的提议吗？让你掌管我的厨房和宴会厅？我会加倍赏赐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我对你的期望不会超过你现在为教皇所做的一切。”

朱林微笑着再次鞠躬，因陛下对美食的赞美而脸颊泛红。“陛下，我深感荣幸，但我仍须为教会效力。”菲利普摇了摇头。失望地低下头。

“嗯。”菲利普指着一个银托盘说，“看来这次连我的贴身男仆朱林都搞糊涂了。这是什么？”托盘上放着两盏小油灯、一个三脚瓷器和一个水罐。托盘中央是一个丝绸衬里的盒子，盒子上精美地绘着龙的图案，里面装着一个用稻草做的简易鸟巢，巢里有一枚蛋。

“我可以吗？”朱林问道。

“当然可以，”菲利普一边盯着彩绘的龙，一边赞同道。朱林把零件组装起来。“这是从一艘热那亚商船上弄来的。我想你可能会喜欢。”他把两盏灯和锡罐放好。接着，他取出鸡蛋，放进装置里。“灯需要点亮。”

“拿火来，”菲利普打了个响指。侍者离开后，拿着火苗回来了。朱林点亮了油灯。“灯里的油很香。现在，鸡蛋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可以边吃边吃。”一团火焰加热着鸡蛋下方的水罐。另一团火焰在鸡蛋后面燃烧，前方是一块凹面反射板。聚焦的光线

让人得以窥见蛋壳内部。

菲利普往里窥视,发现蛋黄颜色较深,悬浮在朦胧的光芒中。“我一定要弄一个。这个三脚怪叫什么名字?”

“随您怎么称呼它。这是您的酒,陛下。”朱林微笑着,越过侍从,为菲利普斟满酒杯。“我可以和您单独谈谈吗?”

菲利普挥手示意侍者离开,然后向一把椅子伸出手。“坐下,朱林。说吧。”朱林挤进椅子里。

“蛋形窗,”菲利普突然咧嘴一笑,低声说道。

“陛下?”

“它的名字”菲利普指着那个装饰着龙的三脚架说,“它叫作蛋窗 因为我能从里面看到东西。”

“蛋窗 真是个好名字。”朱林清了清嗓子。“陛下,恕我冒昧 我听说您是来向教皇陛下请教关于爱德华以及 克雷西发生的那些不幸事件。”

“那说明有人误导了你,”菲利普冷冷地说道,“建议就像水 无处不在,而且瞬息万变。建议我倒是不少,巴黎到处都是,我需要一大堆。”

“陛下,我可以更直接些吗?”朱林俯身向前,低声说道,说话间瞥见了守卫的身影。

“卫兵!放我们走!”菲利普喊道。士兵们走出大厅,消失在紧闭的门后。他向后靠去,聆听朱林讲述《伪经》中的守卫之门石及其作为对抗英格兰人的潜在用途。

朱林解释说,国王或许可以借给他足够的士兵来控制局面,从而提供帮助。盖特斯通。

“因此,正如你现在可能已经了解到的,”朱林总结道,“情况非常危急,你的帮助至关重要。”

“哦,当然!当然,当然,”菲利普一边说着,一边咽下了最后几口肉。菲利普低下头,抓起一张餐巾纸捂住嘴。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脸涨得通红。

朱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陛下?”朱林从桌上拿起一杯水。

菲利普扔掉餐巾,仰头大笑,笑声响彻大厅。他笑着咳嗽了一声,断断续续地说:“鬼魂 成群的幽灵?没错,我要用我的幽灵们消灭他。真的!用我信赖的幽灵们!”菲利普抬头望向天花板,用夸张的讽刺语气吼道:“滚开,爱德华,否则我……”

我将召唤我的亡灵来对付你!

朱林放下酒杯,颓然地跌回椅背。“陛下,我是认真的。”

菲利普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用一只胳膊肘撑着身体,怒目而视,低声说道:“我也是!”朱林,我已经在克雷西召集了一支幽灵大军。把他们带回来。把我的军队带回来。让他们向爱德华复仇。你的石头能施展这样的魔法吗?

朱林试图进一步解释。“盖特斯通 它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机器,但是”菲利普双臂抱胸,打断了他的话:“假设你能释放出你的这些亡灵,那又怎样?你该如何让他们摧毁爱德华?告诉我。”

朱林,鬼魂是怎么杀人的?或许它们会吓死爱德华?”他猛地关上了他的……

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朱林猛地一震,向后靠去。“愚蠢!我需要的是人 男人。”我受过实战训练!我需要武器。我需要钱。如果我想吓唬爱德华,我可以派人取下他的脑袋,再送来几艘满载他杀死的法国人头颅的船作为象征!”菲利普的眼神冰冷如刀,朱林低下了头。

菲利普定了定神,靠回椅背。“很遗憾,枢机主教,我的信念不像您那样 该怎么说呢 那么高尚。在我看来,战争的胜利靠的是鲜血、汗水和装备精良的军队,而不是靠鬼魂。我来阿维尼翁不是为了寻求建议、祈祷、承诺,也不是为了听什么魔法石的故事。我很清楚,教廷向法国和英国都征收税款。法国需要这些钱来维持其国防,而我正是以法国的名义 作为法国的国王 前来。”

“陛下,我估计您只带了少数几名士兵”

“不,枢机主教;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相信是教皇陛下指使你这么做的。我相信教皇陛下不想借钱给我,所以派你来给我另一个承诺 只不过这次,是一支该死的幽灵大军。”菲利普从装置里取出彩蛋,向后靠去,开始剥壳。“告诉克莱门特,他的小伎俩失败了。”

朱林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不!圣者没有派我来!他对我说的一切都一无所知!他必须继续不知道!”

菲利普僵住了,目光如炬地盯着颤抖的红衣主教。

朱林笨拙地找到座位坐下,低下了头。“请原谅,圣者陛下。我……”愚蠢的傻瓜。

菲利普继续剥鸡蛋。“你身上还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秘密。”

朱林,你好好想想吧;如果教皇陛下借给我相当于从法国和英国征收的税款的贷款,我就同意把我的部分军队借给你那可笑的事业。

如果尊者拒绝,那么或许所有人都会明白尊者是如何隐藏这块 他那块异端邪说的石头的。”

“然而,陛下!您不可提及此事”

“我绝不能 不能听你指手画脚,枢机主教,”菲利普坚决地反驳道。他俯身越过桌子,低声说道:“确保我的贷款到位,你就能得到你的士兵。这就是我们的约定。现在,我得休息了。”

“陛下-”

“够了,朱林。我们从未说过话。”菲利普转身对着大厅喊道:“侍者,我是……”
完毕!卫兵,进来!”卫兵们重新出现。“送好红衣主教!清空我的房间!今晚不许再有访客!”

“是的,陛下。”朱林起身,鞠了一躬,闷闷不乐地跟着卫兵走到门口。

~*~

第二天,菲利普和克莱门特以及他们的一众公证员在财政大厅集合。直到那时,克莱门特才意识到菲利普的贷款请求数额巨大 大到足以延缓教皇宫的建造进度。

谣言四起,窃窃私语在走廊里流传。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大多数教廷官员都心知肚明,最好不要打扰这位怒气冲冲的教宗。他们也大多确信,克莱门特教宗最多只会给菲利普一些好处,比如一块地皮、一个承诺和一段祷告。朱林既愤怒又害怕,他找到图桑,图桑随后也同样忧心忡忡地去找布拉西。如果克莱门特教宗发现他们的意图,他可能会将三人逐出学院,开除教籍,投入监狱。布拉西安抚了他们的担忧,然后开始着手准备,编织一张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网。

中午时分,布拉西进入卫兵大厅,走到一名卫兵面前,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守卫点头回应,布拉西便递给他一封信和一枚金币。

“一个字都别告诉任何人。现在做好准备,他来了。”布拉西眯起眼睛命令道。

“是的,大人。”卫兵鞠躬行礼,布拉西随即疾驰而去。片刻之后,他从……赶到。在贵宾厅,菲尔姆斯枢机主教进入了卫兵大厅。按照指示,卫兵走上前去,将信件呈给了菲尔姆斯。

“大人,”卫兵鞠躬道。

“是啊,到底是什么事?”菲尔姆斯气呼呼地说。

“我在院子里捡到了这张叶子。它看起来不像卫兵下达的命令。或许它很重要？”

菲尔姆斯读完信,抿了抿嘴唇,仔细打量着守卫的眼睛。

你识字吗?

“不,阁下。”

“那么,你怎么能确定它不是什么呢?” “菲尔姆斯质问他。”

卫兵辩解道:“我认得这种命令;它们大多都长得一样。这片叶子上没有任何高贵的标记。”

你有没有把这张叶子给别人看过?

我也是刚发现的。你是第一个看到的。

“很好,那我一定会把它还回去。你不准跟任何人提起这片叶子。你根本就没捡到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士兵?”

“我愿意。”

“如果我听到消息,我会召见你解释 现在回去工作。”

“是的,殿下。”卫兵鞠躬后走开了。菲尔姆斯环顾四周,眼中满是贪婪和愧疚;他把信紧紧地抱在胸前,又读了一遍:

这是陛下的条件 他将秘密地将贷款的十分之一授予能够说服陛下同意的枢机主教。

发放全额贷款。如果贷款金额超过他最初的请求,陛下也同意红衣主教应获得超出部分的十分之一。烧掉这张叶子。不要与任何人交谈。

菲尔姆斯环顾走廊,寻找窥视的目光。确认无人后,他将信塞进长袍下,迅速离开,却丝毫没有察觉布拉西正躲在远处阴影中注视着他。

不到一个小时,菲尔默斯就站在宫殿的四窗厅里,说服克莱门特提供比菲利普要求的数额更大的贷款,并提出了更高额、更多的贷款条件。

频繁的报销。讨论变得激烈起来。菲尔姆斯很少见到克莱门特如此生气。然而,克莱门特在处理政务时经常依赖菲尔姆斯的建议。结果,教皇勉强同意了菲尔姆斯枢机的建议。

那天晚上,国王菲利普和教皇克莱门特签署了文件。菲利普想象着这笔交易后,爱德华的头颅被砍下;菲尔姆斯看到了自己登上教皇宝座的景象;布拉西则回忆起他已故兄弟的容颜。图桑和朱林则看到了自己成为法国红衣主教的景象,而克莱门特则预见到他庞大的教皇机器的建立将会再次被拖延。这笔交易令所有人满意 除了克莱门特、他的财政大臣们,以及……

教廷侍从长。

第二天早上,菲利普国王召见朱林枢机主教到枢机会议厅。菲利普坐在指定的椅子上,菲尔默斯枢机主教已在他面前,双手紧握。这时,朱林被宣布就座。两位枢机主教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都对对方的来意感到好奇,但谁也不敢当着对方的面直接说话。

“啊,朱林枢机主教,请上前。”菲利普挥手示意他上前。

朱林鞠躬道:“陛下。”

菲利普转向菲尔默斯。“您刚才说什么来着,菲尔默斯枢机主教?”

菲尔默斯清了清嗓子。“陛下,我来看看您是否有什么需要。”

“教皇陛下竟然派红衣主教来照顾他的贵宾?我可是自带了一大帮仆人。我凭什么要享受这种特殊待遇?”菲利普摸了摸下巴。

“不完全是这样,陛下。”菲尔默斯清了清嗓子,偷偷瞥了朱林一眼。“陛下,如果允许的话,我可以单独和您谈谈吗?”

“正是如此。朱林枢机主教,请稍等。菲尔默斯枢机主教,请上前些。”朱林鞠躬后离开了大厅。

菲尔默斯低声说道:“陛下,是我 我帮您搞定了贷款。我来是想和您商讨赔偿事宜。”

菲利普轻笑一声。“看来教会也并非清白无辜。好吧,枢机主教,宫廷酒窖里还有三桶酒等着我。我留一桶给你 当然,就当是礼物吧。”

菲尔默斯扭动着身子。“陛下,我无法接受。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谈谈贷款的十分之一。”

菲利普惊呆了。“十分之一?贷款的十分之一 作为补偿?”

“第十点,陛下,感谢您说服至尊批准这笔贷款。”

菲利普皱起了眉头。“红衣主教,我给你的就给你吧。即便如此,也绰绰有余了。现在,你想喝点酒吗?”

“陛下绝不会允许的。陛下,我这里有一份文件,上面写着我们之间的协议条款。”菲尔默斯从长袍里掏出那张纸,菲利普读了起来。他挑了挑眉。

“这都什么鬼东西?谁写的关于我的这些东西?”

“陛下,您难道不知情吗?”

“我根本没说过那样的话!至于补偿,我将对此事保持沉默!”

菲利普把纸条塞进背心口袋。“如果你告诉任何人你或朱林枢机主教曾来找我,想要分一杯羹,我就会通知他。”

圣洁啊,你们两个竟然合谋陷害他!在我改变沉默的念头之前,请离开我!

“是的,陛下。”菲尔姆斯面色凝重,鞠了一躬,离开了房间。出了门,他瞥了朱林一眼,皱了皱眉,然后匆匆沿着走廊逃走了。

“让朱林枢机主教进来,”国王命令道。卫兵们遵命而行。朱林走近时,菲利普从背心口袋里掏出那张纸,用两根手指缓缓扇动着。他盯着朱林,朱林也盯着那张纸,他知道那是布拉西的字条。菲利普哈哈大笑,把树叶放回了背心上。

“朱林,你真是足智多谋。放心吧,一切都好。”菲利普轻笑一声。“我只是劝你帮我确保贷款到账。你做得很好。你可以忘了我让你在教皇面前陷入困境的事。”他又笑了。“我知道教皇从未派你来。”

我太了解你了。啊。费尔穆斯枢机主教也认为你来此是为了得到奖赏。我已经警告过,如果你们其中任何一人向我坦白此事,我将……
将此事禀告教皇。

“陛下,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朱林微笑着鞠躬道。

“至于你的幽灵魔法石,我可以把我的士兵交给你,但条件很苛刻。第一,陛下绝对不能知道这件事。第二,我的士兵只能为你效力几天。”

“很好,陛下。”朱林回答道。

“你将指挥我的伯恩上尉和他的部下。我相信他能保守秘密。只有他才能知道全部情况。不要和他的部下说话;他会指挥他们。”

“当然,陛下。”

“他现在在阿维尼翁,有两百人。这应该足够了吧?”

朱林摇了摇头,“确实不是。太多了。”

“我提醒您,我们正与英格兰交战。伯恩将军严加管束他的士兵,以免因不必要的分裂而削弱兵力。我相信他的指挥和判断。他是我皇家卫队中最优秀的将领,我认为没有必要让他分兵分派,哪怕只是短暂的。因此,我的提议是两百人,或者一个都不给。朱林枢机主教,您怎么选?”

“两百,陛下。”朱林叹了口气。

国王打了个嗝,深吸一口气,向后靠在椅子上。最后,他只是盯着朱林看了一会儿,随即眯起眼睛,似乎带着怀疑。在那仿佛永恒的瞬间,朱林低下了头,心里忐忑不安,生怕国王会重新考虑之前的提议,然后怒气冲冲地把他赶走。寂静无声,朱林被困在凝固的目光中,感到死一般寂静的大厅仿佛永远笼罩着他,让他感到窒息。

压在他肩上的,是那挥之不去的寂静,令人窒息。一种强烈的恐惧感灼烧着他的脖颈和脸庞;他很想逃离这座高耸的拱形大厅。如果他突然得到许可,他就会同意。

“办事!”菲利普国王终于厉声说道,“现在告诉我具体细节 伯恩船长何时何地与你签约,以及你对他有什么要求?”

【第四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是创作出来的

d完全致力于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